

刘心武评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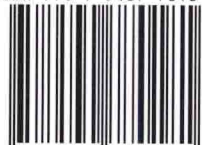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下

(明)兰陵笑笑生著 刘心武评点

漓江出版社

ISBN 978-7-5407-7018-1



9 787540 770181 >

定价: 168.00 (全三册精装)

刘心武评点

金瓶梅

下

(明) 兰陵笑笑生著 覃知非校点

刘心武评点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第七十回

西门庆工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



昨夜西风鼓角喧，晓来隆冻怯寒毡。

茫茫一片浑无地，浩浩四方俱是天。

绮壁凄凉宜未守，霸陵豪杰且停鞭。

阳春有脚恩如海，愿借余温到客边。

话说西门庆，自此与李桂姐断绝，不题。却说走差人到怀庆府林千户处打听消息，林千户将升官邸报封付与来人，又赏了五钱银子，连夜来递与提刑两位官府。当厅夏提刑拆开，同西门庆先观本卫行来考察官员照会，其略曰：

兵部一本：尊明旨，严考核，以昭劝惩，以光圣治事。先该金吾卫提督官校太尉、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题前事，考察禁卫官员，除堂上官自陈外，其余两厢诏狱缉捕、捉察、机察、观察，典牧皇畿，内外提刑所指挥千百户，镇抚等官，各按册籍，祖职世袭、转升、功升、荫升、纳级等项，各挨次格，从公举劾，甄别贤否，具题上请，当下该部详议黜陟，升调降革等因。奉

圣旨：兵部知道，钦此钦遵。抄出到科，按行到部，看得太尉朱题前事，遵奉旧例，委的本官殚力致忠，公于考核，委所同并内外属官，各据册籍，博协舆论，甄别贤否，皆出闻见之实，而无偏执之私。足见本官仰扳天颜之咫尺，而存体国之忠谋也。分别等第奖励，淑慝井井有条，足以励人心而孚公议，无容臣

西门庆的生活又在官、商、性等几条轨道上生气勃勃地运行起来。官运如何，当然还是心上所首悬的事。



等再喙；但恩威赏罚，出自朝廷，合候命下之日，一体照例施行等因，庶考核明而人心服，冒滥革而官箴肃矣。奉欽此，欽依拟行。

内开：山东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龄，资望既久，才练老成，昔视典牧而坊隅安静，今理齐刑而绰有政声，宜加奖励，以冀甄升，可备鹵簿之选者也。贴刑副千户西门庆，才干有为，英伟素著，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，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，翌神运而分毫不索，司法令而齐民果仰，宜加转正，以掌刑名者也。怀庆提刑千户所正千户林承勋，年清优学，占籍武科，继祖职抱负不凡，提刑狱详明有法，干济有法，泰严亡度，可加荐奖励简任者也。副千户谢恩，年齿既残，昔在行伍犹有可观，今任理刑罢软尤甚，可宜罢黜革任者也。

西门庆看了他转正千户掌刑，心中大悦；夏提刑见他升指挥，管鹵簿，大半日无言，面容失色。于是又展开工部工完的本观看，上面写道：

工部一本：神运届京，天人胥庆，恳乞天恩，俯加渥典，以苏民困，以广圣泽事。奉

圣旨：这神运奉迎大内，奠安艮岳，以承天眷，朕心嘉悦！你每既效有勤劳，副朕事玄至意。所经过地方，委的小民困苦，着行抚按衙门，查勘明白，着行蠲免今岁田租之半；所毁坝闸，你部里差官，会同巡按御史，即行修理，完日还差内侍孟昌龄，前去致祭。蔡京、李邦彦、王炜、郑居中、高俅，辅弼朕躬，直赞内庭，勋劳茂著。京加太师，邦彦加柱国太子太师，王炜太傅，郑居中、高俅太保，各赏银五十两、四表里；蔡京还荫一子为殿中监。国师林灵素，佐国宣化，远致神运，北伐虏谋，实与天通，加封忠孝伯，食禄一千石，赐坐龙衣一袭，肩輿入内，赐号玉真教主，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、金门羽客、真达灵玄妙先生。朱勔、黄经臣，督理神运，忠勤可嘉。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，经臣加殿前都太尉，提督御前人船；各荫一子为金吾卫正千户。内侍李彦、孟昌龄、贾祥、何沂、蓝从熙，着直延福五位官近侍，各

西门庆升为正职，再也不用敷衍姓夏的了，更可作威作福，当然大悦；夏提刑升为指挥，管鹵簿，明是升了，但那是个仪仗官，油水大不如提刑，且需离开他经营已久的“根据地”，当然不仅心中不快，而且反映到脸上来。

赐蟒衣玉带，仍荫弟侄一人为副千户，俱见任管事。礼部尚书张邦昌、左侍郎兼学士蔡攸、右侍郎白时中、兵部尚书余深、工部尚书林摅，俱加太子太保，各赏银四十两、彩段二表里。巡抚两浙金都御史张阁，升工部右侍郎；巡抚山东都御史侯蒙，升太常正卿；巡抚两浙、山东监察御史尹大谅、宋乔年，都水司郎中安忱、伍训，各升俸一级，赏银二十两；祇迎神运千户魏承勋、徐相、杨廷佩、司凤仪、赵友兰、扶天泽、西门庆、田九皋等，各升一级；内侍宋推等，营将王佑等，俱各赏银十两；所官薛显忠等，各赏五两；校尉昌玉等，绢二匹。该衙门知道。

夏提刑与西门庆看毕，各散衙回家。后晌时分，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，拿着请书盒儿来，内安泥金折，十一日请西门庆往他府中赴席，少罄谢私之意。西门庆收下，不胜欢喜，以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。不期到初十日晚夕，东京本卫经历司差人行照会到：“晓諭各省提刑官员知悉，火速赴京，赶冬至令节，见朝引奏谢恩。毋得违误，取罪不便！”西门庆看了，到次日，衙门中会了夏提刑，回手本打发来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各人到家，收拾行装，备办贄见礼物，不日约会起程。

西门庆使玳安叫了文嫂儿，教他回王三官，十一日不得来赴席，如此这般，上京见朝谢恩去也。王三官道：“既是老伯有事，容待回来，洁诚具请。”西门庆一面叫将贄四，分付教他跟了去，与他五两银子，家中盘缠；留下春鸿看家，带了玳安、王经跟随答应；又问周守备讨了四名巡捕军人、四匹小马，打点驮装、暖轿、马，排军抬扛。夏提刑那边夏寿跟随。两家有二十余人跟从，十二日起身，离了清河县。冬天易晚，昼夜趲行，到了怀西怀庆府，会林千户，千户已上东京去了。一路天寒坐轿，天暖乘马，朝登紫陌红尘，夜宿邮亭旅邸。正是：意急款摇青毡帽，心忙牵碎紫丝鞭。

评话捷说，到了东京，进得万寿门来。依着西门庆分别，他主意要往相国寺下；夏提刑不肯，坚执要请往他令亲崔中书家投下。西门庆不免先具拜帖拜见。正值崔中书在家，即出迎接，至厅叙礼相见，道及寒暄契阔之情，拂去尘土。坐下茶汤已毕，拱手问西门庆尊号。西门庆

真是得意之想。

“评话捷说”，显露“话本”（说书人用的底本）特色。纯文人小说不会有此种用语。



西门庆故意提前称夏某为“堂尊”，令夏某难堪。

“蜂屯蚁聚”，豪门前的火爆景象一至于此。

两包银子，方遑得进揭贴。

夏提刑毕竟不是亦官亦商，出手当然比不得西门庆泼洒。

夏提刑已非提刑。官场失落感，不必罢黜，亦可浓酽。

道：“贱号四泉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尊号？”崔中书道：“学生性最愚朴，名闲林下，贱名守愚，拙号逊斋。”因说道：“舍亲龙溪，久称盛德，全仗扶持，同心协恭，莫此为厚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敢！在下常领教诲，今又为堂尊，受益恒多，可幸可幸。”夏提刑道：“长官如何这等称呼？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”崔中书道：“四泉说的也名分使然，不得不早。”言毕，彼此笑了。不一时，收拾了行李。天晚了，崔中书分付童仆放桌摆饭，无非是果酌肴饌之类，不必细说。当日二人在崔中书家宿歇，不题。

到次日，各备礼物拜帖，家人跟随，早往蔡太师府中叩见。那日，太师在内阁，还未出来，府前官吏人等，如蜂屯蚁聚，通挤匝不开。西门庆与夏提刑与了门上官吏两包银子，拿揭帖禀进去。翟管家见了，即出来相见，让他到外边私宅。先是夏提刑相见毕，然后西门庆叙礼，彼此道及往还酬答之意，各分宾位坐下。夏提刑先递上礼帖，两匹云鹤金段、两匹色段，翟管家的是十两银子。西门庆礼帖上，是一匹大红绒彩蟒、一匹玄色妆花斗牛补子员领、两匹京段，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匹黑绿云绒、三十两银子。翟谦分付左右：“把老爷礼都交收进府中去，上簿籍。”他只受了西门庆那匹云绒，将三十两银子连那夏提刑的十两银子都不受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。若如此，不见至交亲情。”一面令左右放桌儿摆饭，说道：“今日圣上奉良岳，新盖上清宝篆宫，奉安牌匾，该老爷主祭，直到午后才散。到家，同李爷又往郑皇亲家吃酒。只怕亲家和龙溪等不的，误了你每勾当。遇老爷闲，等我替二位禀，就是一般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蒙亲家费心，若是这等又好了。”翟谦因问：“亲家那里住？”西门庆就把夏龙溪令亲家下歇说了。不一时，安放桌席端正，就是大盘大碗，汤饭点心一齐拿上来，都是光禄烹炮美味，极品无加。每人金爵饮酒三杯，就要告辞起身。翟谦于是款留，令左右再筛上一杯。西门庆因问：“亲家，俺每几时见朝？”翟谦道：“亲家，你同不得夏大人。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。你与本卫新升的副千户，何太监侄儿何永寿，他便贴刑你便掌刑，与他作同僚了。他先谢了恩，只等着你见朝引奏毕，一同好领劄付。你凡事只会他去。”夏提刑听了，一声儿不言语。西门庆道：“请问亲家，你晓的我还等冬至郊天毕回来，见朝如何？”翟谦道：“亲

家，你等不的冬至圣上郊天回来。那日天下官员，上表朝贺毕，还要排庆成宴，你每原等的？不如你今日先鸿胪寺报了名，明日早朝谢了恩，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毕，领劄付起身就是了。”西门庆谢道：“蒙亲家指教，何以克当。”

临起身，翟谦又拉西门庆，到侧净处说话，甚是埋怨西门庆，说：“亲家，前日我的书去，那等写了，大凡事要谨密，不可使同僚每知道！亲家如何对夏大人说了？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来，立逼着朱太尉。太尉来对老爷说，要将他情愿不官卤簿，仍以指挥职衔，在任所掌刑三年；何太监又在内廷，转央朝廷所宠安妃刘娘娘的分上，便也传旨出来，亲对太爷和朱太尉说了，要安他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。两下人情阻住了，教老爷好不作难！不是我再三在老爷跟前维持，回倒了林真人，把亲家不撑下去了？”慌的西门庆连忙打躬说道：“多承亲家盛情！我并不曾对一人说，此公何以知之？”翟谦道：“自古机事不密则害成，今后亲家凡事谨慎些便了。”这西门庆千恩万谢，与夏提刑作辞出门，来到崔中书家，一面差贲四，鸿胪寺报了名。

次日见朝，青衣冠带，同夏提刑进内，不想只在午门前谢了恩。出来，刚转过西阙门来，只见一个青衣人，走向前问道：“那位是山东提刑西门庆老爹？”贲四问道：“你是那里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内府匠作监何公公来请老爹说话。”言未毕，只见一个太监，身穿大红蟒衣，头戴三山帽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从御街定声叫道：“西门大人请了！”西门庆遂与夏大人分别，被这太监用手一把拉在傍边一所直房内，都是明窗亮榻，里面笼的火暖烘烘的，桌上陈设的许多桌盒。一面相见，作了揖，慌的西门庆倒身还礼不迭。这太监说道：“大人，你不认的我。在下面是内府匠作太监何沂，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。昨日内工完了，蒙万岁爷恩典，将侄男何永寿，升授金吾卫左所副千户，见在贵处提刑所理刑管事，与老大人作同僚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原来是何老太监，学生不知，恕罪恕罪！”一面又作揖说道：“此禁地不敢行礼，容日到老太监外宅进拜。”于是叙礼毕，让坐。家人捧茶，金漆朱红盘托盏递上茶去吃了。茶毕，就揭桌盒盖儿，桌上许多汤饭肴品，拿盏箸儿来安下。何太

插入此笔，将官场黑幕揭透。西门庆在官场究竟还是“生嫩”。

夏提刑的“官场后门”也不软：由林真人通到朱太尉，再由朱太尉通到蔡大师；另外还有何太监通过安妃刘娘娘为其侄争夺此位；却都未能如愿，而“鹿死”西门庆之手。想来单凭“权势”，还是不能阻止“天平”朝西门庆方向倾斜，因为他肯出“大价钱”。

亏得先从翟管家处闻知。



此同僚恐不那么容易“教导”。

监道：“不消小杯了，我晓的大人朝下来，天气寒冷，拿个小盏来，没甚么肴，裹渎大人，且吃个头脑儿罢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当取扰。”何太监于是满斟上一大杯，递与西门庆。西门庆道：“承老太监所赐，学生领下；只是出去还要见官拜部，若吃得面红，不成道理。”何太监道：“吃两盏儿盪寒，何害！”因说道：“舍侄儿年幼，不知刑名。望乞大人看我面上，同僚之间，凡事教导他教导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岂敢！老太监勿得太谦，令侄长官虽是年幼，居气养体，自然福至心灵。”何太监道：“大人好道。常言学到老不会到老，天下事如牛毛，孔夫子也识得一腿；恐有不知到处，大人好歹说与他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学生谨领！”因问：“老太监外宅在何处？学生好去奉拜长官。”何太监道：“舍下在天汉桥东文华坊双狮马台就是。”亦问：“大人下处在那里？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学生暂借崔中书家下。”彼此问了住处。

西门庆吃了一大杯就起身，何太监送出门，拱着手说道：“适间所言，大人凡事看顾看顾。他还等着你，会同一答儿引奏，当堂上作主，进了礼好领割付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老太监不消分付，学生知道。”

于是出朝门，又到兵部，又遇见了夏提刑，同拜了部官来。比及到本卫参见朱太尉，递履历手本，缴割付，又拜经历司并本所官员，已是申刻时分。夏提刑改换指挥服色，另具手本，参见了朱太尉，免行跪礼，择日南衙到任。刚出衙门，西门庆还等着，遂不敢与他同行，让他先上马；夏延龄那里肯，定要同行。西门庆赶着他呼堂尊，夏指挥道：“四泉，你我同僚在先，为何如此称呼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名分已定，自然之道，何故太谦！”因问：“堂尊高升美任，不还山东去了，宝眷几时搬取？”夏延龄道：“欲待搬来，那边房舍无人看守；如今且在舍亲这边权住，直待过年，差人取家小罢了。日逐望长官早晚家中看顾一二，房子若有人要，就央长官替我打发，自当感谢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学生谨领！请问府上那房价值若干？”夏延龄道：“舍下此房，原是一千三百两买的徐内相房子，后边又盖了一层，收拾使了二百两，如今卖原价也罢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堂尊说与我，有人问，我好回答，庶不误了。”夏延龄道：“只是有累长官费心。”

二人归到崔宅，王经向前禀说：“新升何老爹来拜，下马到厅，小的

西门庆表面尊重关怀备至，其实心中是“幸灾乐祸”；夏某明知如此，也只好吞下苦果。

回部中还未来家。何老爹说多拜上，还与夏老爹、崔老爹都投下帖，午间差人送了两匹金段来。”宛红帖儿拿与西门庆看，上写着：“谨具段帕二端，奉引贽敬。寅侍教生何永寿顿首拜。”西门庆看了，连忙差王经封了两匹南京五彩狮补员领，写了礼帖，吃了饭，连忙往何家回拜去。到于厅上，何千户忙整衣迎接出来，穿着五彩妆花玄色云绒狮补员领，乌纱皂履，腰系玳瑁蒙金带；年纪不上二十岁，生的面如傅粉，眉目清秀，唇若涂朱。趋下阶来，揖让退逊，谦恭特甚。西门庆升阶，左右忙去掀帘，呼唤一声，奔走后先应诺。二人到厅上叙礼，西门庆令玳安揭开段盒，捧上贽见之礼，拜下去，说道：“适承光顾，兼领厚仪，所失迎迓；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赐饌，感德不尽。”何千户忙顶头还礼说：“小弟叨受微职，忝与长官同例，早晚得领教益，实为三生有幸！适间进拜不遇，又承垂爱，蓬荜光生。”令左右收下去，一面扯公座椅儿，都是麈皮坐褥，分宾主坐下，左右捧上茶来。何千户躬身捧茶，递与西门庆，西门庆亦离席交换。吃茶之间，彼此问号。西门庆道：“学生贱号四泉。”何千户道：“学生贱号天泉。”又问：“长官今日拜毕部堂了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从内里蒙公公赐酒出来，拜毕部，又到本衙门见堂，缴了割付，拜了所司，出来见长官尊帖下顾，失迎，不胜惶恐！”何千户道：“不知长官到，学生拜迟。”因问：“长官今日与夏公都见朝来？”西门庆道：“龙溪今已升了指挥直驾，今日都见朝谢恩在一处。只到衙门见堂之时，他另具手本参见。”问毕，何千户道：“今日与长官计议了，咱每几时与本主老爹见礼、领割付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依着舍亲说，咱每先在卫主宅中进了礼，然后大朝引奏，还在本衙门到堂，同众领割付。”何千户道：“既是长官如此说，咱每明日早备礼进了罢。”于是都会下各人礼数：何千户是两匹蟒衣、一束玉带，西门庆是一匹大红麒麟金段、一匹青绒蟒衣、一柄金厢玉绦环；各金华酒四坛。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齐。约会已定，茶汤两换，西门庆告辞而回，并不与夏延龄题此事。

一宿晚景题过，到次日，早到何千户家，何千户又是预备饭食，头脑小席，大盘大碗，齐齐整整，连手下人饱餐一顿，然后同往太尉宅门前来。贽四同何家人，又早押着礼物，伺候已久。那时正值朱太尉新加太

何千户未必有西门庆有钱，但府中有贵族气。



好大阵仗。《红楼梦》中写元春省亲场面，或受此书此段影响。

真可谓“炙手可热势绝伦”。

保，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坛视牲未回，各家馈送贺礼，伺候参见，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，等的铁桶相似。何千户同西门庆下了马，在左近一相识家坐的，差人打听老爷道子响，就来通报。一等等到午后时分，忽见一人飞马而来，传报道：“老爷视牲回来，进南薰门了，分付闲杂人打开。”不一时，骑报回来，传：“老爷过天汉桥了。”头一厨役跟随茶盒攒盒到了。半日才远远牌儿马到了；众官都头戴勇字锁铁盔，身穿缕漆紫花甲、青绞丝团花窄袖袄、红绡裹肚、绿麂皮挑线海兽战裙，脚下四缝着腿黑靴，弓弯雀画，箭插雕翎，金袋肩上横担销金令字蓝旗；端的人如猛虎，马赛飞龙！须臾一对蓝旗过来，夹着一对青衣节级上，一个个长长大大，扞扞搜搜，头戴黑青巾，身穿皂直裰，脚上干黄皮底靴，腰间悬系虎头牌，骑在马上；端的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！须臾，三队牌儿马过毕，只闻一片喝声传来。那传道者都是金吾卫士，直场排军，身長七尺，腰阔三停，人人青巾桶帽，个个腿缠黑靴，左手执着藤棍，右手泼步撩衣，长声道子一声喝道而来，下路端的吓魄消魂，陡然市衢澄静。头道过毕，又是二道捧手；捧手过后，两边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缉捕，皆身腰长大，都是宽腰大肚之辈，金眼黄须之徒，个个贪残类虎，人人那有慈悲！十对青衣后面，轿是八抬八簇肩舆明轿；轿上坐着朱太尉，头戴乌纱，身穿猩红斗牛绒袍，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，脚鞞皂靴，腰悬太保牙牌、黄金鱼钥，头戴貂蝉，脚登虎皮踏台，那轿底离地约有三尺高。前面一边一个相抱角带身穿青绞丝家人跟着；轿后又是一班儿六面牌儿马、六面令字旗紧紧围护，以听号令；后约有数十人，都骑着宝鞍骏马，玉勒金鞞，都是官家亲随、掌案、书办、书吏人等，都出于纨绔骄养，自知好色贪财，那晓王章国法！登时一队队都到宅门首，一字儿摆下，喝的人静回避，无一人声嗽。那来见的官吏人等，黑压压一群，跪在街前。良久，太尉轿到跟前，左右喝声：“起来伺候！”那众人一齐应诺，诚然声震云霄。

只听东边咚咚鼓来响动，原来本尉六员太尉堂官，见朱太尉新加光禄大夫、太保，又荫一子为千户，都各备大礼在此，治具酒筵，来此庆贺，故此有许多教坊伶官在此动乐；太尉才下轿，乐就止了，各项官吏人等

预备进见。忽然一声道子响，一青衣承差手拿两个红拜帖，飞走而来，递与门上人说：“礼部张爷与学士蔡大爷来拜。”连忙禀报进去。须臾轿在门首，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，都是红吉服孔雀补子，一个犀带，一个金带，进去拜毕，待茶毕，送出来。又是吏部尚书王祖道，与左侍郎韩偓、右侍郎尹京，也来拜朱太尉，都待茶送了。又是皇亲喜国公、枢密使郑居中、驸马掌宗人府王晋卿，都是紫花玉带来拜，惟郑居中坐轿，这两个都骑马。送出去，方是本衙堂上六员太尉到了，呵殿宣仪，行仗罗列：头一位是提督管两厢提察使孙荣，第二位管机察梁应龙，第三管内外观察典牧皇畿童太尉侄儿童天胤，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门巡察使黄经臣，第五管京营卫缉察皇城使窦监，第六督管京城内外巡捕使陈宗善；都穿大红，头带貂蝉，惟孙荣是太子太保，玉带，余者都是金带，下马进去。各家都有金币尺头礼物。少顷，里面乐声响动，众太尉插金花，拿玉带，与朱太尉把盏递酒，阶下一派箫韶盈耳，两行丝竹和鸣。端的食前方丈，花簇锦筵！怎见得太尉的富贵？但见：

官居一品，位列三台。赫赫公堂，昼长铃索静；潭潭相府，漏定戟杖齐。林花散彩赛长春，帘影垂虹光不夜。芬芬馥馥，懒髓新调百和香；隐隐层层，龙纹大篆千金鼎。被拥半床翡翠，枕欹八宝珊瑚。时闻浪佩玉叮咚，待看传灯金错落。虎符玉节，门庭甲仗生寒；象板银筝，碗礲排场热闹。终朝谒见，无非公子王孙；逐岁追游，尽是侯门戚里。雪儿歌发，惊闻丽曲三千；云母屏开，忽见金钗十二。铺荷芰，游鱼沼内不惊人；高挂笼，娇鸟帘前能对语。那里解调和燮理，一味趋谄逢迎！端的笑谈起干戈，吹嘘惊海岳。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，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。督择花石，江南淮北尽灾殃；进献黄杨，国库民财皆匱竭。当朝无不心寒，烈士为之屏息。正是：辇下权豪第一，人间富贵无双！

须臾递毕，安席坐下。一班儿五个俳優，朝上箏箏琵琶，方响篪篴，红牙象板，唱了一套《正宫·端正好》，端的余音绕梁，声清韵美。唱道：

享富贵，受皇恩；起寒贱，居高位。秉权衡威振京畿，怙恩

顶尖级的官场应酬。且轮不到西门庆者流入堂。

当年真能在朱太尉堂上唱这种词儿吗？这不是公然进行“恶攻”吗？



想是此书作者故意这样写《正宫·端正好》的词儿，以抒其对现实政治的愤懑。

恃宠把君王媚，全不想存仁义。

[滚绣球]起官夫造水池，与儿孙买田基，苦求谋多只为一身之计。纵奸贪那里管越瘦秦肥？趋附的身即荣，触忤的命必危。妒贤才，喜亲小辈，只想着复私仇公道全亏。你将九重天子深瞞昧，致令的四海生民总乱离，更不道天网恢恢。

[倘秀才]巧言词取君王一时笑喜，那里肯效忠良使万国雍熙，你只待颠倒豪杰把世迷。隔靴空揉痒，久症却行医，灭绝了天理！

[滚绣球]你有秦赵高指鹿心，屠岸贾纵犬机。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，欺君的董卓燃脐。但行动弦管随，出门时兵仗围。入朝中百官悚畏，仗一人假虎张威。望尘有客趋奸党，借剑无人斩佞贼，一任的恣狂为！

[尾声]金瓯底下无名姓，青史编中有是非。你那知燮理阴阳调元气，你止知盗卖江山结外夷！枉辱了玉带金鱼挂蟒衣，受禄无功愧寝食。权方在手下人皆惧，祸到临头悔后迟。南山竹罄难书罪，东海波千臭未遗。万古流传，教人唾骂你！

当时酒进三巡，歌吟一套，六员太尉起身，朱太尉亲送出来。回到厅，乐声暂止，管家禀事，各处官员进见。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，就在当厅一张虎皮校椅上坐下，分付出来，先令各勋戚中贵仕宦家人吏书人等，送礼的进去；须臾打发出来，才是本卫纪事，南北衙两厢、五所、七司捉察、讥察、观察、巡察、典牧、直驾、提牢、指挥、千百户等官，各有首领，具手本呈递；然后才传出来，叫两淮、两浙、山东、山西、关东、关西、河东、河北、福建、广南、四川十三省提刑官，挨次进见。

西门庆与何千户在第五起上，抬进礼物去，管家又早将何太监拜帖铺在书案上，二人立在阶下等上边叫名字。这西门庆抬头，见正面五间皆厅，歇山转角，滴水重檐，珠帘高卷，周围都是绿栏杆；上面朱红牌匾，悬着徽宗皇帝御笔钦赐“执金吾堂”斗大小四个金字，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缉访密之所，常人到此者处斩；两边六间厢房，阶墀宽广，院宇深沉。朱太尉身着大红，在上面坐着。须臾叫到跟前，二人应诺升

阶，到滴水檐前躬身参谒，四拜一跪，听发放。朱太尉道：“那两员千户，怎的又叫你家太监送礼来？”令左右收了，分付：“在地方谨慎做官，我这里自有公道。伺候大朝引奏毕，来衙门中领劄赴任。”二人齐声应诺。左右喝：“起去！”由左角门出来。刚出大门来，寻见贲四等，抬担出来，正要走，忽听一人飞马报来，拿宛红拜帖，来报说道：“王爷、高爷来了。”西门庆与何千户闪在人家门里观看，须臾军牢喝道，人马围随，填街塞巷，只见总督京营八十万禁军陇西公王焯，同提督神策御林军总兵官太尉高俅，俱大红玉带，坐轿而至。那各省参见官员，都一涌出来，又不得见了。西门庆与何千户良久等了贲四盒担出来，到于僻处，呼跟随人拉过马来，二人方才骑上马回寓。正是：不因奸佞居台鼎，那得中原血染衣？看官听说，妾妇索家，小人乱国，自然之道。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。果到宣和三年，徽、钦北狩，高宗南迁，而天下为虏，有可深痛哉！史官意不尽，有诗为证：

权奸误国祸机深，开国承家戒小人。

六贼深诛何足道，奈何二圣远蒙尘！

毕竟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高俅一露。与《水浒》接榫。莫忘此书故事是从《水浒》中“分出一枝”后，才“另成一景”的。

此书写到“宋朝政治黑暗”时，常呈“金刚怒目”状。其中可能承载着作者对明代政治黑暗的激烈抨击。但就整部书而言，其文本基本上还是以冷静、客观、不动声色、不率作“终极判断”为特色的。



第七十一回

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



整衣罢鼓膝间琴，闲把简篇阅古今。
常叹贤君务勤俭，深悲愚主事荒淫。
治平端自亲贤恪，稔乱无非近佞臣。
说破兴亡多少事，高山流水有知音。

话说西门庆同何千户回来，走到大街。何千户先差人去回何太监话去了，一面邀请西门庆到家一饭，西门庆再三固辞。何千户令手下把马嚼拉住，说道：“学生还有一事与长官商议。”于是并马相行，到宅前下马，贲四同抬盒径往崔中书家去了。原来何千户盛陈酒筵，在家等候。进入厅上，但见屏开孔雀，褥隐芙蓉，兽炭焚烧，金炉香霭。正中独设一席，下边一席相陪，旁边东首又设一席，皆盘堆异果，花插金瓶，桌椅鲜明，帟屏齐整。西门庆问道：“长官今日筵何客？”何千户道：“家公公今日下班，敢与长官叙一中饭。”西门庆道：“长官这等费心盛设待学生，就不是同僚之情。”何千户笑道：“倒是家公公主意，治此粗酌，屈尊请教。”一面看茶吃了。西门庆请老公公拜见，何千户道：“家公公便出来。”

不一时，何太监从后边出来，穿着绿绒蟒衣，冠帽皂靴，宝石缘环。西门庆展拜四拜，请公公受礼。何太监不肯，说道：“使不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学生与天泉同寅晚辈，老公公齿德俱尊，又系中贵，自然该受礼。”讲了半日，何太监受了半礼。让西门庆上面，他主席相陪，何千户旁坐。

便非“正常”景象。

西门庆道：“老公公，这个断然使不的，同僚之间，岂可旁坐？老公公叔侄便罢了，学生使不的！”何太监大喜道：“大人甚是知礼！罢了，我阁老位儿旁坐罢，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，就是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等学生坐的也安。”于是各叙礼坐下。何太监道：“小的儿们，再烧好炭来，今日天气寒冷些。”须臾，左右火池火叉，拿上一包暖阁水磨细炭，向中间四方黄铜火盆内只一倒。厅前放下油纸暖帘来，日光掩映，十分明亮。何老太监道：“大人请宽了盛服罢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学生里边没穿甚么衣服，使小价下处取来。”何太监道：“不消取去。”令左右：“接了衣服，拿我穿的飞鱼绿绒擎衣来，与大人披上！”西门庆笑道：“老公公职事之服，学生何以穿得？”何太监道：“大人只顾穿，怕怎的！昨日万岁赐了我蟒衣，我也不穿他了，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儿罢。”不一时，左右取上来。西门庆捏了带，令玳安接去员领，披上擎衣，作揖谢了；又请何千户也宽去上盖，陪坐。

又拿上一道茶来吃了，何太监道：“叫小厮们来。”原来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，两个师范领着上来磕头。何太监分付抬出铜锣铜鼓，放在厅前，一面吹打，动起乐来。端的声震云霄，韵惊鱼鸟。然后左右伺候酒筵，上坐。何太监亲自把盏，西门庆慌道：“老公公请尊便！有长官代劳，只安放钟箸儿，就是一般。”何太监道：“我与大人递一钟儿。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苇，不知深浅，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，就是情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老公公说那里话！常言同僚三世亲。学生亦托赖老公公余光，岂不同力相助？”何太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共同王事，彼此扶持。”西门庆也没等他递酒，只接了杯儿，领到席上，随即回奉一杯，安在何千户并何太监席上，彼此告揖过，坐下。吹打毕，三个小厮连师范，在筵前银筝象板，三弦琵琶，唱了一套《正宫·端正好》：

水晶宫，鲛绡帐。光射水晶宫，冷透鲛绡帐。夜深沉睡不
稳龙床，离金门私出天街上，正风雪空中降。

〔滚绣球〕 似纷纷蝶翅飞，如漫漫柳絮狂。舞冰花旋风
儿飘荡，践琼瑶脚步儿匆忙。将白襦两袖遮，把乌纱小帽荡。
猛回头凤楼凝望，全不见碧琉璃瓦甃鸳鸯。一霎时九重宫阙

何太监心中正防“土财主”财大气粗、买了官便“非礼而为”。

何太监心知用财富压不下西门庆的“气焰”，于是用“万岁赐衣”（且以不在乎口气说出）来令西门庆“知趣”。

这一套《正宫·端正好》不像上回的那么邪乎。



如银砌，半合儿万里乾坤似玉妆，恰便是粉甸满封疆。

〔倘秀才〕 我只见铁桶般重门闭上，我将这铜兽面双环扣响，敲门的我是万岁山前赵大郎。堂中无客伴，灯下看文章，特来听讲。

〔呆骨朵〕 冲寒风冒冻雪来相望，有些个机密事紧要商量。忙怎么了事公人，免礼咱招贤宰相。这的调鼎鼎三公府，那里也剃头发唐三藏。我向这坐席间听讲书，你休来我耳边厢叫点汤！

〔倘秀才〕 朕不学汉高皇身居未央，朕不学唐天子停眠在晋阳，常则是翠被寒生金凤凰。有心傅说，无梦到高唐，这的是为君的勾当。

〔滚绣球〕 虽然与四海为一人，必索要正三纲谨五常。朕幼年广学枪棒，恨则恨未曾到孔子门墙。《尚书》是几篇？《毛诗》共几章？讲《礼记》始知谦让，论《春秋》可鉴兴亡。朕待学禹汤文武宗尧舜，卿可及房杜萧曹立汉唐，则要你燮理阴阳。

〔倘秀才〕 卿道是用《论语》治朝廷有方，却原来这半部运山河在掌，圣道如天不可量。谈经临绛帐，索强如开宴出红妆，听说罢神清气爽。

〔滚绣球〕 银台上华烛明，金炉内宝篆香。不当烦教老兄自斟佳酿，又何须嫂嫂亲捧着霞觞。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，朕须想贫贱交不可忘。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，妻若贤夫免灾殃。朕将卿如太甲逢伊尹，卿得嫂嫂呵恰便是梁鸿配孟光，则愿你福寿绵长！

〔倘秀才〕 但歇息呵论前王后王，恰合眼虑兴邦丧邦，因此上晓夜无眠想万方。虽不是欢娱嫌夜短，早难道寂寞恨更长，忧愁事几庄。

〔滚绣球〕 忧则忧当站的身无挂体衣，忧则忧家无隔宿粮；忧则忧甘贫的昼眠深巷，忧则忧读书的夜寐寒窗；忧则忧

这些词儿似都在影射明代社会现实与政治状态。